

美国夏令营的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研究*

——以纽约州 A 营地为例

严 樾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社会学系,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 本文研究对象为美国一所历史最悠久的夏令营,通过历时 11 周的跨文化行动研究,分析了夏令营中的小组结构,并对传统营运用的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的过程分析。从组员与小组的关系、组员个人成长、小组结构、小组工作者与机构特征四方面,阐述了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的适用性,同时从儿童青少年参与及充权、工作者与儿童青少年共同成长、民间儿童青少年机构可持续发展三个角度探讨了发展中国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的本土化路径。

[关键词] 夏令营 交互式小组工作 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美国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2)07-0066-05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2.07.017

一、个案简介

A 营地,位于纽约州西部五大湖区,占地 150 英亩,隶属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 YMCA),是一所 113 年历史的夏令营,也是美国最早的夏令营之一。A 营地为儿童、青少年、成人与家庭提供营地服务,营地的主要运营时间为暑期(6 月中旬至 8 月底),提供高度组织化的传统住宿营(以下简称传统营)、日间营、特长营、青少年营、领袖训练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行动研究起源于二战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尔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下进行自我反思的研究,目的是提高他们自己的实践能力,对这些实践的理解及对这些实践得以展开的背景的合理和公正,目前已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重要方法(郑金洲,2004)。

研究主要方法为行动研究中的自我参与模式,研究者以夏令营辅导员(counselor)身份,作为行动者,将策

划、行动、考察、反思融入到营地小组工作实践当中;行动者作为研究者,又把自己从实务行为中抽离出来,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催化对行动的细微分析,促成对自身潜在知识的明朗化。这种研究方式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一致,通过参与,有利于实务模式的优化及持续高效实施。

笔者作为研究者于 2011 年 6 月前往美国 A 营地,完整参与了该年度历时 11 周的营地暑期工作,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带领了包括传统营、日间营、青少年营、低龄儿童短期营及智障成人营的多种类型的 10 个完整小组,本文选择以历史最久、最具特色的传统营为分析对象。

三、小组结构分析

交互式小组模式,又称互惠小组模式,是小组工作传统模式之一。其理论基础为系统理论和场域理论,主要关注子系统(小组成员)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不仅关注小组成员个人本身,同时也关注小组成员彼此的沟通和互动(刘梦、张和清,2003)。

(一)小组目标

[作者简介] 严樾,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青少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

* 本研究受 2011 年度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编号 2011-74)资助

交互式小组模式的目标是使小组成员在社会归属和相互依存中得到满足,在小组成员、小组之间和有关的社会系统之间,达到互助和开放(刘梦、张和清,2003),因此与治疗式小组将焦点置于个人和社会目标式小组将焦点置于环境不同,交互式小组的焦点既在个人,也在环境。

A营地的愿景为通过健康有益的团体活动,塑造营员积极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从而增强营员、家庭和社区的功能。传统营的小组目标在于,在教育性的户外环境中,增进营员的精神、心理与生理福祉,并培养形成有意义的社区意识。所以,真诚、尊重、责任与关怀作为核心价值贯穿于小组工作始终。

(二) 小组成员

从分组特点上看,A营地采用小组居住模式,营员被分为同性别小组,各小组以当地历史部落命名,共同居住与活动,营地满负荷时可提供女孩小组5个、男孩小组4个,其中传统营女孩小组4个、男孩小组3个。分组依据为成员年龄,包括7~13岁,13~14岁,15~16岁3个年龄段(前两个年龄段为传统营,第三个年龄段为青少年营,活动内容与时间有较大区别)。

从数量上看,A营地的传统营营员总数在70~100人之间,6月人数较少,以纽约州本地儿童为主,每小组人数不多于10人;7月为美国主要中小学的暑假时间,此时营员最多,除本地及附近俄亥俄等州儿童青少年,还有为数不少来自美国东部、南部的儿童青少年参与;同时,来自欧洲(以西班牙、挪威为主)与加拿大的儿童青少年也会在7月来到营地,此时小组人数通常在12~14人。

(三) 小组工作者

从小组工作者来源看,A营地不设全职员工,由主管机构YMCA在暑期到来前通过网络征募员工;从小组工作者教育背景看,员工主要由高中及大学在校学生构成,具有更高学历或相关经验者不从事直接小组带领,而承担营地行政管理工作;从小组工作者专业技能看,员工需要具备夏令营生活或工作经验,大学在校员工的甄选以具有社会工作、儿童教育专业背景优先;从小组工作者年龄上看,每组设小组组长1人,需在20岁以上,副组长1至2人,需在18岁以上,其他工作人员需在16岁以上,数量1~4人。小组工作者在传统营开始前需要经历为期一周的员工培训,由YMCA专职员工、营地资深员工、当地大学老师及政府部门职员培训从宏观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到微观具体服务提供的知识。

(四) 小组时间

传统营小组工作时间以周为单位,小组于星期天中午2点半开始,星期六上午12点结束,历时7日6夜,组员与工作者共同生活。2011年暑期,营地一共举办传统营8周,以及1周低龄儿童短期营和1周智障成人营。

四、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过程分析

(一) 小组前期

小组前期起始于小组成员的第一次见面,主要指组员来到营地的第一天。此时组员开始与他人互动,建立其人际联系,扮演小组角色,产生小组的规范体系,认同小组的共同目标并开始行动(吕新萍等,2005)。

1. 内容

(1) 常规式破冰活动

传统营小组的形成从营员来到营地开始,营员注册后由家长送到宿舍(各组一座小木屋),标志着开始进入小组过程。为了达成交互式小组培养儿童互助、协作、社交能力的目标,营地在小组分配前对营员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评估,尽量将有血缘关系及友缘关系的营员置于不同小组。

组员到齐后,全体工作人员与组员一同进行1至1个半小时户外常规式的破冰活动,目标为使组员熟悉小组工作人员和彼此的姓名与年龄、家乡,并通过动态的户外游戏拉近小组组员之间的关系。

(2) 参与式小组契约的制定

小组契约的制定是小组前期非常重要的任务,破冰活动结束后,组员被带回各自宿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由组员共同参与制定小组契约,组员经工作人员提示逐条提出并通过契约。契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尊重、责任与作息等四方面。

安全是美国夏令营的关注焦点,通过安全类契约的制定以保障组员规避未成年人虐待尤其是性虐待的风险,尊重是交互式小组工作的基本价值原则,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组员需要在一周内实现对彼此的信任与支持,用尊重消减个体差异导致的排斥,责任包括对个人、组员及小组的承诺,涉及共同劳动的责任、集体奖励的争取等;将作息时间写入契约,使组员对小组的制度性规范形成明确的认知。

(3) 学习营地规则

小组成员除了需要制定并遵守小组契约外,还需要学习营地规则,因为成员既处于小组的微观系统中,也处于作为整体的营地中观系统之中,建立健全适宜的群体生活能力是作为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的主要任务。

这一过程全体营员共同参与,集体晚饭后,营地员工通过角色扮演,以寓教于乐的直观表演方式,向营员传递营地各项规则。

(4) 标志小组形成的仪式性活动

当营地规则教授完毕,营员以小组为单位围坐湖畔篝火旁,参与第一次全体营员集体活动,活动带有显著的仪式特征。首先由扮演为部落首领的营地主管讲述营地历史,接着是由工作人员带领的营地歌曲合唱,各组工作人员在组员身旁带领表演歌曲(美国儿童歌曲有大量肢体动作)。由于各小组有规定的座位区,因此营员的互动主要在本组组员间进行。仪式性活动中,成员的归属感增强,标志着小组的正式形成。

2. 特点

(1) 形成小组结构与小组规范,对成员正向互动的强调

对成员正向互动的强调,表明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传统营的目标具有显著的积极取向。无论是破冰游戏,还是小组成员参与规范的制定,小组过程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对成员参与及互动的诉求。

(2) 小组工作者扮演小组领导角色,对小组控制力强,承担小组决策任务

这一阶段的小组由工作者扮演小组领导角色,虽然从契约上鼓励组员参与,但传统营小组成员年龄较小,此时小组又尚处于试探期,因此需要通过营地工作者的引导形成小组结构并对小组进行控制,承担小组的多数决策任务。小组规范从形成到内化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工作者有必要在前期对小组进行控制与引导。

(3) 原生次小组的出现及干预

虽然传统营在分组时会因入组前的熟悉度而影响小组的发展,试图将彼此认识或有血缘关系的营员分开。但限于营地规模要完全避免熟悉的营员分于同组难以实现,另一原因是美国家庭对同一夏令营的忠诚度使营员保持了参与惯性,相当数量的营员从儿童期至青少年期都参加同一所夏令营,这使部分组员入组前就熟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从而,在小组前期,这种次小组成员彼此依赖,使第一次参加夏令营的组员受到冷落。所以,工作人员在从破冰活动开始,就要有意识地分开次小组成员,让其参与到整个团队的互动。

(二) 小组中期

小组中期是小组重整与归纳阶段,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小组成员开始关注自己在小组中的权力和地位,关心自己被小组和他人接纳的状况,成员的“本我”意识有所增加,可能会导致意见分歧甚至是权力地位的争夺。随着组员的沟通和互动的增强,组员之间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如能顺利化解,则小组进入凝聚与和谐阶段(刘梦、张和清,2003)。传统营的小组中期主要包括组员在营地生活的第二至第六天。

1. 内容

(1) 高度结构化的封闭性日间小组活动

高度结构化的日间活动是A营地的运作特征之一,尽管美国多数夏令营都提供结构式活动,但A营地的结构化、标准化属性作为YMCA夏令营的代表,程度更高,营员自由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组员被固定在所属的封闭性小组当中,完成高频率的组内互动。

传统营的日间活动被分为6段,分别为艺术与手工(arts and crafts)、自然(nature)、挑战(challenge)、运动(sports)、划船(boating)和游泳(swimming),上午和下午各三段,从周一至周五连续5天进行。每段活动45分钟,中间不设休息时间,小组工作者陪同各自小组成员进行活动,并在前一段活动结束后带领组员前往下一段活动的场地。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6个活动版块均有专属的活动主管负

责活动设计、材料准备、活动评估、活动带领,因此小组工作者承担活动辅助责任。

(2) 以团体间竞争促进团体内互动的晚间小组活动

在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中,组员的需求应当与小组集体任务的社会需求发生关联,组员在小组中达成共同的目标,分享和追求共同决策。

小组进入中期后,除了日间组员进行自我成长性的共同活动外,晚间进行的组间竞争性活动具有明确的集体任务完成目标,通过团体之间竞争促成团队内部有效互动,增强小组内凝聚力。传统营从周一至周四有分别进行如下晚间活动:小短剧之夜(skit night)、部落之夜(village night)、疯狂篝火之夜(camp fire)、集体活动及电影(evening activity and movie)。

一般而言,小组从前期向中期过渡时会首先经历冲突期,完成冲突解决后方能顺利进入工作阶段。因此,小组第二日和第三日的活动是对小组冲突解决及凝聚力增强的集中回应,小短剧之夜和部落之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小短剧之夜中,营地每个小组均需按照要求在45分钟内编排一个5至10分钟的小短剧,然后整组组员在舞台上共同表演,接受台下全体营员与工作人员的观赏,并由营地活动主管评分。由于每个组员都需要扮演角色,又被要求与其他组竞争,这一活动组员的参与度极高、互助性也非常强。部落之夜则是属于小组的完整活动时间,组长设计协作性小组活动,以团队建设为目标,根据需要,组长可向营地主管申请带领组员前往附近森林宿营,并于次日清晨返回营地。至第四日和第五日,小组通常已经形成了较理想的人际交往结构和沟通结构,组内正向互动频率很高。

(3) 有限的外小组互动时间

尽管营地的小组是封闭式的,组员保持一致性,大部分时间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以保证小组内部的高强度互动,但营地也提供给组员一定的小组外活动时间,形成组员可选择的外小组互动。

外小组互动的表现是每天上下午各一次“选择”(choice)时间,以及周一至周四连续4天的俱乐部(club)时间。“选择”时间段,小组工作者自由组合成2人以上的工作团队,面向全体成员提供十个左右的单次主题小组,时间为午餐及晚餐前的45分钟。小组主题多元,包括陆上运动、水上运动、手工艺术、文化沙龙、阅读、放松等,也包括洗澡俱乐部。俱乐部活动内容和工作人员结构上无太大差异,但要求组员持续参与全部4天活动。连续性与单次性是两者的最大差别。因此,俱乐部事实上是每节45分钟,一共4节的小组。例如,笔者在中国主题周,策划并主带了“神奇中国”(magic China)俱乐部,来自于其他传统营小组的儿童此时作为俱乐部成员,连续参加了包括熊猫面具制作、中文学习、灯笼制作、剪纸四节活动;而在同一周的“选择”时间,笔者则提供了武术、中国传统故事等不同主题的单次活动。

有限的外小组互动时间给与了传统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成员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与异性成员面对面互动的机会。以系统论观点视之,传统营交互式小组模式也谋求小组成员与更为宏观的环境产生有效互动,与有关的社会系统之间达到互助与开放。

2.特点

(1)小组出现冲突及干预

小组冲突的出现在小组前期低度整合走向分化到高度整合的过程中,传统营组员之间开始出现焦虑、对他人的埋怨、攻击性语言和行为,小组成员开始竞争权力,特殊组员受到孤立。

对冲突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小组能否从分化期顺利进入高度整合期,在以交互式小组模式为手段的传统营中,工作者将冲突带入整体小组环境中解决,用小组的力量澄清冲突的原因、化解冲突。例如,在一次寝室内冲突之后,一位组员哭着来寻找工作者帮助,笔者将其带回宿舍,把所有组员集中到一起,通过使用澄清、反映、保护、面质、连接等技巧,协助冲突双方还原事件过程,并带领组员讨论冲突的原因及对冲突的感受、对小组的期待,从而使小组气氛由防卫转向接纳。

(2)次小组形成及干预

与小组前期的原生性次小组不同,小组中期的次小组形成不仅仅由于熟悉度,而更多源于人际吸引及新的小团体内部的亲密互动关系出现。但交互式小组模式希望组员以小组目标相互依存,培养组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能力,所以过于紧密的次小组存在不利于小组的发展。

为应对次小组及因此产生的组员排斥问题,小组工作者一方面通过共同的团队活动培养小组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从空间上打破次小组过于频繁互动的格局,在组内任务分配上将次小组成员分开,例如日间“运动”版块让次小组成员分属竞争的两队、餐厅座位也刻意将其分开。这样的安排能够让所有组员有充分互动的机会。当然,对次小组的干预前提是已严重损伤团体动力,适度的次小组关系仍可以接受。

(3)小组领袖的出现及培育

小组前期向中期过渡时,工作者逐渐减少对小组的控制,小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新的小组领袖出现。交互式小组模式视成员为拥有平等地位的人,此平等地位,包括工作者与小组组员,所以,权力的让渡是此小组模式特征的体现。

营地小组工作者在初次小组会面中便会甄别特殊组员,主要包括生理性特殊和社交性特殊。同时,也会关注具有领袖潜质的组员。在小组中期活动中,部分组员因自身能力、个人特质想获得更高的影响力和小组地位,工作者会以此为据,培养他们对小组的领导能力,同时亦注重提供小组地位较低的组员提升地位的希望。

(4)高频率的组内互动及小组凝聚力提升

小组中期大量的封闭性小组日间活动和竞争性晚间活动使组内互动频率较小组前期大大提升,而冲突化解后,小组进入高度整合期,各小组间界限非常明确,形成了强烈的“团体感”。此时组员对小组的参与度、满意度、组员间信任度及小组凝聚力都有提升。

然而,并非每一个小组都能顺利发展,过多特殊组员与次小组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小组内互动,从而限制小组的发展。笔者曾带领过一个最终走向分裂的传统营小组,由其中3位组员构成的次小组异常紧密,而与小组其他2位组员形成对峙,剩余组员既无法加入任何一方,又难以化解双方对立,因此纷纷扮演沉默者、退缩者、防卫者角色,而部分工作者因为缺乏社会工作专业训练,未能保持价值中立,因此大大降低了小组凝聚力。

(三)小组后期

小组后期是小组即将结束的阶段,小组达到预期目标,是小组结束的一个动态过程,同时包括小组结束后的相关跟进工作的安排(刘梦、张和清,2003)。传统营的小组后期是指第六天和第七天,此时为期一周的小组走向结束,组员和工作者共同面对离别情绪。

1.内容

(1)打破小组界限的营员大联欢

传统营进入第六天,日间小组常规活动继续进行,但下午的“选择”与俱乐部活动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全体营员共同参加的嘉年华(即摊位游戏)活动。每个小组组织一个游戏,并派出两位工作者组织游戏,组员则由小组其他工作者带领按规定参加各个游戏活动。每参与一个游戏均可获得至少一张奖券,游戏全部结束后集中兑换奖品。

嘉年华结束后,营员被告知晚餐不用按小组就坐,餐厅的桌椅被全部拼在一起,呈现打破小组界限的空间特征。不过,经过六天的组内互动,各组员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小组归属感,虽然这一聚餐设计意图使小组与环境有更好的连接,但此时小组成员更愿意在大系统中表现出对小团体的依赖,组员仍愿意选择和本小组成员聚坐在一起。

(2)强化小组凝聚力的仪式性活动

聚餐结束,组员由各小组工作者带回宿舍,进行约三十分钟小组的交流。此后,工作者离开小组,使组员能够拥有一定的独处空间。组员纷纷交换联系方式、合影,并开始流露出对小组结束的不舍。

自由交流时间结束后,工作者提示组员安静下来,并带领组员参与全体营员共同参加的分别仪式性活动。仪式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为营地精神回顾,营地领导者在烛光与篝火中向营员再次讲述YMCA与A营地精神,诵读并播放3首表现友谊与分离的歌曲。其二为告别篝火,首先由营员以组为单位,向全体营员诉说自己的感受,然后合唱离别歌曲,与第四天疯狂篝火夜的竞争式歌曲截然不同,告别篝火夜的歌曲轻柔而略带哀伤。例如前者的

代表歌曲为欢快的《振翅的小鸡》、《我捡到一颗大花生》,后者则是《家乡的路,请带我回家》能诉说离别的歌。在仪式性的两个活动中,组员已经感受到强烈的分别气氛,各小组依偎、拥抱在一起,小组凝聚力达到最高峰。

(3) 标志小组结束的仪式性活动

第七日是小组的最后一天,家长们被邀请于10点来到营地,参加营员颁奖仪式。每一个营员都获得一张个性化奖状,所获奖励名称由各组工作人员提前撰写,通常撰写时间为第六日晚间营员入睡之后。小组工作者根据对组员的观察,选择各组员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或在营地生活中最典型的语言作为奖励名称,比如“我又打死了一只蚊子奖”、“贾斯丁比伯狂热粉丝奖”、“部落超级姐姐奖”、“我捉到一只小龙虾,是蓝色的奖”。奖状以组为单位颁发,小组全体工作人员走上前台,面向组员及家长逐个读出并颁发奖状,组员对工作者的关注感到很惊喜。此后,营地对每个日间活动表现优异的营员颁发单项奖,并表彰一男一女两位杰出营员、最佳小组。

颁奖仪式结束,所有营员及工作人员手搭肩围成一个大圈,最后一次演唱营歌《A营地之歌》,唱毕全体工作人员高喊“明年再见!”在这些仪式性的活动后历时一周的小组正式结束。

2. 特点

(1) 组员离别情绪的出现及干预

小组进入后期,离别情绪开始出现,交互式小组模式的运用使组员间形成密切的连接,马拉松式的持续互动小组经历促使组员间关系的亲密化。后期的两次仪式性活动,更是对分离感的强化,在活动进行中,组员表现出失落、沮丧的情绪,以及哭泣甚至到不能自控程度的行为。

工作人员此时给与组员同理支持,分享正面感受,引导组员回忆在小组中的变化与成长。当然,夏令营运作的周期性也使工作人员能够对组员发出“明年再见”的邀请,对再聚的希望和期待能够缓解由分离引发的失落感。

(2) 通过仪式性活动强化交互式小组模式效果

与小组开始阶段的仪式性活动相呼应,小组后期的仪式是对分离的表达,也是对小组效果的强化。作为一个交互式小组,小组的目标在于通过真实的互动体验,使小组成员在社会归属与相互依存中得到满足,在微观与中观系统环境中达到互助与开放。在各种小组仪式中,组员都能对他人、小组有归属感,当归属感被明确化、仪式化,小组成员对这种将自身需求感与集体需求感关联的意识也会更加明确,从而使交互式小组模式的效果得以强化。

五、结论与讨论

(一) 交互式小组在夏令营工作中的适用性

以小组工作模式来看,治疗模式、社会目标模式和交互模式都有较广的应用范围,以A营地为代表美国传统儿童夏令营选择用交互模式带领小组,并在超过110年的夏令营历史中改进、发展此模式,形成了高度结构化、

规范化的营地小组工作方法。

第一,从组员与小组的关系看,交互式模式能够使组员最大程度参与决策。儿童参与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四大主要权利之一(罗杰·A·哈特,2000),交互式小组过程为儿童充权,是可被验证的小组效果。

第二,从组员个人成长看,交互式模式通过搭建积极的参与平台,令组员有机会通过与他人协作达致小组集体目标而获得成长。将小组焦点既置于组员个人,也置于环境,是儿童青少年夏令营较为适宜的取向。

第三,从小组结构上看,交互式小组较适合夏令营的小组工作模式。夏令营营员的招募中,营地的可甄选度很低,特殊儿童青少年与普通儿童青少年进入同一小组,小组采取封闭形式,组员必须朝夕相处7天。可见,小组结构的封闭性、异质性决定了以“互动、互助、互尊”为目的的交互式小组模式是更为理想的小组方法。

第四,从工作者与机构的特点看,交互式小组也是儿童青少年夏令营比较适合的选择。夏令营作为小组活动机构,为儿童青少年户外环境中增进福祉的愿景使交互式小组具有实施的依据。美国夏令营工作者通常不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背景,年龄和经验都较低,交互式小组是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模式,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权力对等、共同成长、互相助益。

(二) 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本土化探讨

夏令营作为西方社会工作产生阶段延续而来的小组工作方法的重要实务场域,至今依然在北美、欧洲地区国家广为运用,其普遍采用的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被验证为适合组员、小组、机构需要。尽管相关研究罕见于文本,但夏令营实践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青少年夏令营以来,由教育部门、少先队、共青团举办的以教育为主的营地活动已获得相当的生存空间(黄丽华,2003)。中国社会工作历经引进阶段及本土化阶段并向发展成熟阶段过渡,发展适宜的创造性工作方法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一,以儿童青少年参与、儿童青少年充权为焦点,发展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中国儿童青少年作为特殊的代群已获得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儿童青少年参与的程度依然有限,营地交互式小组体验或可成为培育正向互动、参与能力的有效工具。

第二,以工作者与儿童青少年共同成长为目标,发展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与西方夏令营聘用暑期员工不同,中国夏令营往往采取全职员工督导志愿者的方式进行,所以小组工作者亦多不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交互式小组模式能够为工作人员提供成长的平台,以非专家的身份进入儿童世界,获取共同成长。

第三,以民间儿童青少年机构可持续发展为考量,发展夏令营交互式小组工作模式。交互式小组在实现成员

(下转第50页)

散、有耐性,这正好能适应老年人照护需求方面的数量庞大、时间不等、麻烦等特点。为老年人提供照护需求的志愿者一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有空闲时间的在职人员,他们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或短期、定期或不定期的服务,并且在志愿者之中,很有可能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志愿者,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专门技能,“居家照顾”中的大量的专业性服务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另一部分是由有能力的老年人自己组成志愿者服务队伍,专门帮助那些社区内有需要的老年人。通过调查得知,老年人在工具性照顾需求方面,对于购物、做家务和管理钱财等方面的需求最大,但对于管理钱财,老年人把财务交由志愿者来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志愿者能帮助老年人的应该从购物和做家务方面多下功夫。志愿者可以通过当地社区的安排,进行“一对多”方式的服务,定期为老年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并且为老年人做一些他们无法从事的家务。志愿者由于能长时间的和老年人相处,老年人对于志愿者的警惕性就会下降,这样志愿者就容易和老年人进行沟通,老年人也会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和最近遇见的困难说出来,而这一点政府工作人员很少能做到。因此,志愿者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老年人的现状和困难,并及时处理好老年人遇到的困难。

[参 考 文 献]

[1] 李爱芹.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以徐州市为个案[J].社会工作,2007,(3).

[2] 许传新.城市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2008,(2).

[3] 倪波.发展“居家照顾”的安老服务[J].社会,1999,(10).

[4] 陈德君.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保障体系[J].人口研究,2006,(6).

[5] Li, H. & Tracy, M. B. Family support, financial needs, and health care needs of rural elderly in China: A field study[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9, 14(4).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Long Term Care of the Aged in City

XU Jia-ming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aculty of Humanities, Huai'an, Jiangsu, 223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for long term care of the Aged in City, we should establish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according to activity ability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d, which take the aged self-help and cooperation as the center, take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as the foundation, take the community home retirement and pension institutions as the basis, take the social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funded as the complement, take the country and government policy as the protection, and take the volunteer service as the link.

Key words: the Aged in City; Long Term Care; Social Support

编辑 / 俊霖

(上接第70页)

个人目标的同时,也能够形成对更为宏观系统的关注,包括小组系统、机构系统和社区、社会系统。夏令营的小组工作能够兑现机构对社会服务的承诺,同时为机构争取社会认同与资源创造了机会,是值得尝试的工作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郑金洲.行动研究指导[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 刘梦,张和清.小组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 吕新萍等.小组工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徐西森.团体动力与团体辅导[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5] 樊富珉.团体心理咨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 罗杰·A·哈特.儿童参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7] 黄丽华.团体社会工作[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Study of the Reciprocal Model in the

American Summer Camp: Take A camp in New York state for example

YAN X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one of the summer camp with longest history in the U.S.A. According to the 11 weeks cross-cultural action research,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group structure of the summer camp and the reciprocal model in the traditional camp.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reciprocal group work model in the summer camp from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member and group, personal growth of group member, structure of group, traits of group worker and organization.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development of group worker and memb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argued for the purpose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Key words: Summer Camp; Reciprocal Group Work Model; Social Work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merican Social Work

编辑 / 汪鸿波